

神農架遊記

梁曉純



第1268期(B)

(接上期)我們這幾個老頭子同游,還有著另一番經世而從容的愜意。我們沒有像那兩位女士,忙著找景點拍照,而是一邊踱步一邊聊天,看似漫不經心,實則也已陶醉在這如畫的山水中了。只是,這從容有著一種遁世的意味在裡面,未免脆弱,一旦與塵世間的俗事相遇,便顯得不堪一擊。這不,在我們回到路邊等小火車開往下一個湖的時候,因為下車的人少上車的人多,不得不去搶座位。我早早地佔據了一個有利地形,小火車剛一停下,便堵住了一排座位的入口,待那一排的五人全部下車後,我坐在了最外面的座位,等待同伴們過來。一直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大漢則催促我往裡挪,我告



梁曉純與夫人趙戎在神農架景區遊玩。

訴他我們一共有五人,那大漢不答應,還是吵著要往裡坐。我著急地環顧四周,這時牛太太和我太太已在別處上了車,獨不見老牛和老馬。無奈我只好給大漢讓了座。車開了,才聽見牛太太說他倆沒有上來,我於是氣急敗壞地沖著身邊的大漢嚷嚷起來,那大漢也不示弱,說他們沒上來關我屁事,我一急差一點沒喊出“我的同學是李剛”的話。

我們三個於是只好在第二站下了車,正當我們眼巴巴地盼著下一輛小火車的到來時,忽見老牛和老馬沿著路邊踱著平穩的步子一路走來,若無其事地聊著他們的天。原來,第一站與第二站之間的距離,只有500米,我們都被氣樂了。

接下來的整整兩天,我們都是在神農架景區遊玩,到了神農頂、神農穀、參觀了神農博物館、拜了炎帝像。神農祭壇地處神農架林區的木魚鎮,景區內青山環抱,神農氏那座氣勢恢宏的牛角人首雕像巍然聳立於群峰之間。望著巨像,心生敬畏,他威儀畢現,雙目微合,看上去安詳而愜意,又似乎在洞察世間萬物。他是我們的祖先炎帝神農氏,相傳他帶領人民用木材架起個梯子去採擷食物,後人故將此地稱為神農架。和許多古代神靈一樣,神農氏非是凡人。通往祭壇的石階兩側,生長著多種不同的植物,象徵著神農嘗百草的寓意。祭壇下一棵高大的“杉王”,歷經一千多年的風雨,佑護著這塊寶地。

拜過始祖,我們驅車繼續前行,整個神農架景區幅員之遼闊,風景之優美,食物之新鮮,皆使我們讚歎不已。有時候我們到了一處觀景台,山那邊密密的雲層就像是被白雪覆蓋的陸地,中間不時露出一些山的峰頂,和平地拔起的山峰無二,儼然另一個世界,與地面上的情景完全相隔。著實佩服

服那些古聖先賢,他們天生知道世界本有兩個,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天上住著神仙,地上住著人類。古人裡若不是有人曾為神仙,在天界看到了如此的情景,是不可能有那些超凡脫俗的見識的。

置身如此的好山好水好空氣之中,品嘗著富有營養的新鮮食品,三五好友結伴同游,把酒言歡,已然忘卻了光陰的流逝,夫復何求。看著腳下白茫茫的雲海,我也飄飄欲仙了。

武止戈評論：

這篇遊記如一幅水墨長卷,在時光流轉間徐徐展開,將旅途中的點滴感悟與人生哲思巧妙融合,展現出深厚的文學素養與獨特的美學追求。

一、結構韻律：起承轉合見匠心

文章以“旅遊之妙”起興,承續“行前心緒”的微妙變化,轉折於“旅途相遇”的鮮活敘事,合於“天地交融”的哲思昇華。這種古典美學的結構安排,恰似一首精緻的律詩,在起承轉

合間完成精神的巡禮。特別是對時間維度的處理——從兒時遊園記憶到暮年同窗重逢,從神農氏遠古傳說到當下雲海感悟——構建出多層時空交織的審美空間。

二、語言意境：清雅中見真淳

善用通感營造意境：“新鮮富氧的空氣直入肺腑”化虛為實；“湖面平靜如鏡,映著天上亮雲”則構建出空靈的畫面。在“小火車風波”的詼諧敘述後,筆鋒轉向神農祭壇的肅穆,這種張弛有度的節奏把控,恰如茶道中的“一濃一淡”,在世俗煙火與超然物外間自如穿梭。

三、人物刻畫：細節處顯精神

文中人物塑造頗具《世說新語》遺風：老馬“無怨無悔的公僕模樣”令人想起魏晉名士的耿介；司機小侯的“因果之說”暗合民間智慧；同窗相聚“不諳世故的澳僑”之語,既有自嘲幽默,更見真情至性。這些生動細節使人物躍然紙上,又

承載著文化記憶。

四、哲思昇華：遊觀中得妙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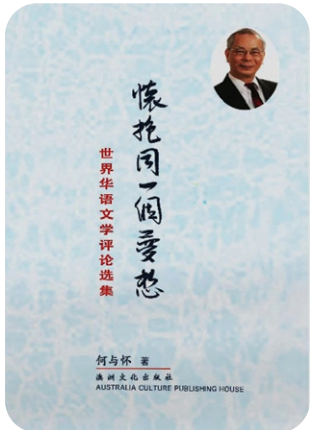
從“旅行終究短暫”的感傷,到“當作一輩子來享受”的頓悟;從雲海“另一個世界”的遐思,到“古人曾為神仙”的玄想,梁社長在山水游觀中完成精神涅槃。這種由物及心、由景入道的書寫,深得中國傳統遊記文學“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精髓。

這篇作品在詩性與哲思、個人體驗與普遍情感的平衡上已臻佳境。他將旅行寫作昇華為一種生命修行,在神農架的雲霧間,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自然奇觀,更是一個文人如何在山水滋養中完成精神的返鄉。這種“寓深沉於平淡,寄至味於悠然”的筆法,正是中華美學“中和之境”的當代映現。筆者多年前也曾到過神農架,看了梁社長這篇文章又萌發了重訪“神山”的念頭。只恨自己囊中羞澀,盤纏糾結。先將此文收藏聊以自饗吧!

淺析何與懷文學評論的獨特風格

——以其近作《嚴歌苓：一位具有標杆性的文學人物》為例

何與懷博士幾十年來寫下了大量的文學評論,健筆縱橫,內容豐饒繁富,從多個角度多個層次一次次衝擊著讀者的心靈,本文以他的近作《嚴歌苓：一位具有標杆性的文學人物》為例,提煉出構成其文學評論的五大要素,及五大要素凝聚出的獨特的文學評論風格：雄勁渾厚。



《嚴歌苓：一位具有標杆性的文學人物》一文收入何與懷博士新書《世界華語文學評論選集》。這是此書封面。

要素之一,也是最核心的,是捍衛普世價值、鞭達專制極權。

二十多年前,讀到何博士的《北望長天》,就深深為其膽識和勇氣所震驚。這一核心思想老而彌堅,戰鬥鋒芒越來越犀利強勁,直至他的近作《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和《嚴歌苓：一位具有標杆性的文學人物》,更達到了新的高度。整個長篇

評論基調和底色就是鮮亮的普世價值。如“極權的世界控制意識形態,完美其謊言和虛偽。人們只能在謊言中生存,與謊言為伍,人們不得不裝成深信不疑,不得不默許和忍受”、“極權要民眾忘掉它製造的災難、忘掉它犯下的罪惡,用媒體、用導向、用洗腦、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這種尖銳的評論在全文俯拾皆是,凸現出作者“橫眉冷對”的戰鬥精神。何博士文學評論這個核心,我在其它文章講了很多,此文不必多說。

要素之二,是評傳合一。

作者在許多文學評論中,都對評論物件的生平行事作了詳盡的闡述。何博士這篇嚴歌苓評論也不例外,從嚴歌苓七歲時目睹鄰居老夫婦在文革中雙雙跳樓自殺的現場,到十二歲進部隊,二十五歲退役,從她祖父、父親對她創作的影響,到她2022年堅拒極權政府海外長臂管轄,創辦出版公司出版自己作品。文中還特意提及了嚴歌苓自述的對幾本名作對自己幾本名作的創作緣起和動因。這種評傳合一的好處之一,是繼承了傳統的知人論世,幫助讀者在瞭解作家的生平軌跡後,更深刻地理解作品。好處之二,是避免了純文學評論的呆板沉悶,穿插進清新靈動的敘事寫人,有張有馳、張馳有度。這也是何與懷文學評論與一般文論的不同之處。

更值得注意的是評傳合一中的評論。

如嚴歌苓自述創作《米杜拉》的動因是“獻給八十年代的挽歌”,何與懷的評論則是“八十年代那次覺醒實際上是夢,從整個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磨難來看,只是一次很短暫很輝煌的夢,其實他們現在都在裝睡”。另一名作《他觸摸了我》,被馮小剛改編成電影《芳華》,嚴歌苓說以自己為原型,“裡面有許多我對於那個時代的自責與反思”,評論則是作品反映出“人性自由被壓抑、被扼殺的悲劇”、“壓抑個體的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造成人格的扭曲與殘缺”。在《陸犯焉識》中,嚴歌苓是以她留學美國、事業有成的祖父為重要原型、並為了完成其父親作家蕭馬的遺願明顯地帶有家族情結。何與懷的評論是“展示出人性異化的可怕,以歷史的壓抑感、沉重感抒發她對人道主義的呼喚。”對嚴歌苓小說的整體定位更加精準:“超越了一般控訴敘事的寫作方式,具有了文化和歷史的深邃感和超越時空的普遍意義。”形象大於思想是文學理論的重要原則,何與懷以自己的視角把嚴歌苓文學作品的內涵從理論上加以提煉昇華,上升到人性、歷史、文化高度,引導讀者以更深刻、更宏觀的角度去領略作品。

要素之三,是博採眾說。

在眾多文學評論中,何與懷都採用了這種表現方法。評論嚴歌苓也不例外。如評論《米杜拉》中,引用了著

名詩人楊煉的高度評價:“讀懂了這本書,就讀懂了當代中國。”評論《芳華》時,引用了多處“如論者所說”。評論《陸犯焉識》時,引述“文學評論家評為顛覆轉型之作”,張藝謀把小說改編為電影《歸來》時,慨歎“小說是大時代畫卷,我只截取了一小段娓娓道來。是因為政治禁忌,有許多東西不好拍,只能折射、留白”。更明顯的是評論《扶桑》時,大量引用了華人教授王德威和美國英國代表性報紙的讚揚之辭。然而不僅引用與自己觀點相同的評論,也不怕引用與自己觀點對立的評論。如有評論說扶桑是“自我東方主義”,“是一部令人遺憾的討好的作品”。博採眾說,一是體現出何與懷選擇材料、使用材料的學術功力。作為嚴謹的學術探究,盡可能完備地收羅相關材料,是學院派的標準作風。二是既採用相同觀點,也採用對立觀點,對對立觀點開展有理有據的駁斥,這就從正反兩方面夯實了自己的立論。沒有這種博採眾說,文章固然同樣成立,但卻缺失了何與懷搜集材料的苦心孤詣、爬羅剔抉的學術眼光、海納百川的學術涵養。

要素之四是縱橫穿插。

在何與懷文學評論中,有些論述有時與作品有所關聯,有時與作品並無關聯。與作品有關的,如何與懷引述了馮小剛拍攝的《芳華》,國外初映時放映

146分鐘,國內公映則只剩下134分鐘,並詳細介紹刪去的是什麼內容。與作品無關的,如馮小剛在回顧自己電影生涯時,真實坦露了自己的心聲:“你明明知道這樣好,但是你還要往不好處改,好萊塢導演受過這種折磨嗎?”又如引用哈威爾的名作《無權者的權力》:“主流意識形態就是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統一思想是為鞏固統治者的權力服務。”再如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慨歎當年官方定位的“十年浩劫”,淡化成現今的“艱辛探索”。有人會說,這些與文學評論無關,刪去更顯得文章精煉集中。但他們沒有看到,這些部分正是作者從普世價值這一根本觀點中生發出的思想火花、激情迸發,是所評論的作品的時代背景、底層邏輯,體現出作者的良知和社會責任,強化了評論的深度和廣度。其次,它們展現出作者博覽群書,知識結構的豐贍淵博,所以落筆時縱橫恣肆、觸處生春,信手拈來,自成華章。這也是立異於大部分文學評論的獨特文風。

要素之五是哲學思辨。

何與懷文學評論之所以眼界高、識見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美學、哲學引領文學。他曾在其他文章中仔細論證過意象、意境、境界三者的共性和差異,也在其他文論中展現出不僅深諳西方哲學,而且熟知東方的佛學。在這篇文論中,同樣展示出他文哲結合的一貫文

風。如“嚴歌苓點點滴滴故事,經過提純抽象,變成了形而上的藝術意象”。初聽之時,會感到艱澀,然而只要聯想到人們口中常說的“陳世美”、“紅娘”等特定名詞所涵蓋的意義,不就知道什麼叫“形而上的藝術意象”了嗎?這就是把文學理論中的典型形象加以哲學提昇了。又如評論《扶桑》時稱讚它“成為超脫於讀者現有的文化語境、生活經驗和文學經驗的完美體現”,這是對《扶桑》這篇小說怪誕的環境、詭異的情節、反傳統的審美的哲學化的精準總結。最突出的是文中對賽義德“東方主義”的詳細剖析,既指出它的新穎性、部分合理性,又指出它嚴重的缺陷,更指出它被當下某些政流勢力利用的現實困境。這種哲學思辨無疑是當代文學理論進一步發展的方向之一。

綜觀以上五大要素,捍衛普世價值、抨擊專制極權是核心,是靈魂,展現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雄勁戰力;評傳合一、博採眾說、縱橫穿插、哲學思辨這四要素相互生發,展現出作者厚實的學養。然而雄勁和厚實並不是獨立無關的兩個部分,厚實的學養字裡行間都滿溢著普世價值的光輝,與雄勁的戰鬥氣概渾然一體、渾融交織,這才完美地凝聚成何與懷文學理論的獨特風格——雄勁渾厚。

(2026年5月3日於悉尼)

何丹尼